

香椿树根、榆树根、枣树根、槐树根、梨树根……从一窍不通到得心应手，
79岁的东光农民朱长明——

醉心根雕30年

本报记者 董芳辰 本报通讯员 朱林林 摄影报道



朱长明醉心根雕

老宅，用于存放他的这些作品。
村民们知道了朱长明会根雕，经常有人来参观。

“那个茶台真漂亮。”“那个笔筒很实用。”“那个笔架好看。”听着人们的赞美，朱长明总是一乐：“喜欢就拿走，送你了。”

也有人专门前来买，看好的根雕要给他钱。朱长明总是说：“我做这些，纯属是喜欢，你喜欢就送你了。”

朱长明的名气越来越大，经常被邀请参加各种展览。

有一年，朱长明带着他的几件作品，到沧州市参加展览。没想到，他的一件根雕作品被一位参观者相中了，对方说啥也要买下来。

“不需要买，喜欢就送你好了。”朱长明笑着说。

对方一听，吓了一跳：“你这手工艺，在市面上，像这样的物件怎么也得万元以上，不要钱可不行。”

朱长明一听便摆手说：“我这就是自己图乐和，树根是捡来的，我就是花个时间，没啥成本，可不敢要这些钱。”

一个要给，一个不要，两人三推两推，围观的人越来越多。

“他诚心买，你就得收钱，人家哪能白要呢？”

“这根雕怎么也得收钱。”围观的人纷纷议论。

朱长明做梦也没想到，自己的手艺还能值这么多钱。

到底该收多少钱，他也不知道。后来，还是围观的人帮着拿主意，买主扔下一万元钱，带着心仪的根雕走了。

筹建根雕博物馆

朱长明从来没想到，50岁之后会爱上根雕，他更没想到，他的爱好竟改变了他的生活。

4年前，有一位叫盛金领的年轻人找上门来，他想跟着朱长明学习根雕手艺。

朱长明被盛金领的诚意感动，答应了下来。

“我这徒弟，跟我一样，单纯就是为了喜欢，搞根雕不是为了对外出售。”朱长明说。

现在，朱长明每天早上7点多钟就被徒弟从村里接进县城的厂子里，傍晚徒弟再送他回村子。

朱长明这一整天，除去午休，都在跟根雕打交道。

去污、抛光、配座、命名、雕刻、上漆、上蜡……朱长明将手艺倾囊相授。

“做事精细，做喜欢的事更得精细，不急不躁，一点点地成型，我很享受这种时光。”朱长明说。

朱长明有一个标准，干活不能毛躁，更不能伤到自己，他对徒弟也是这样要求的。

“79岁啦，耳不聋眼不花，健康状况良好，全靠兴趣这个精神支柱。”朱长明说。

现在，师徒俩正在着手改造厂房，计划建设一家根雕博物馆。



根雕作品栩栩如生

后头。要去皮，要清污，要砍去乱须，他每天在树根中忙活，晾晒、阴干、铲土、剥皮……几乎没闲着。

“每次把树根扛回家，我都要看半天，不错眼珠地盯着琢磨。”朱长明说。

他把那些木头疙瘩整齐地排放在墙根底下，没事的时候，就搬一把椅子坐在它们对面看。

不光看，他还会动手，把那些木头疙瘩一个个拎出来，翻过来掉过去看，正着看，倒着看，上面看，下面看……

看着看着，他的眼睛会放出光来，这个像小兔，那个像小羊，他赶紧把它们放到一边去。

有的时候，看得入迷，家人喊他吃饭，他也充耳不闻。

他常常最后一个上桌，上了桌之后也不消停。饭刚扒进嘴里，他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，端着饭碗又走到了院子里，对着几块木头疙瘩自言自语。

看一会儿，他又端着饭碗折回屋子，可刚坐下吃几口，他又像想起什么来，又回到院子里。

有时，他干脆把饭碗放到窗台上，拎过树根仔细琢磨起来。

家人嗔怨他，他根本听不进去。

终于，院子里那些树根让他逐渐地看出了门道。

夜半雕凿

最初做根雕，朱长明什么也不懂，连该用什么工具都不知道。

他手头有的工具就是锉子和铁刷子，雕树根最初所有的粗活和细活，都是靠这两样工具完成的。

洗、刷、凿、切，表皮弄干净了，缝里的泥一点点抠出来，多

余的枝子砍去……

有一次睡觉，他梦到他的大树根变成了一只羊，那羊腾起四蹄，在野地里奔跑。他赶紧去追，不料被绊倒……他忽然醒了。

他再也睡不着了，披衣而起，来到大树根前，看着那些横七竖八的树根，拎起一个左看右看。忽然，墙角一个树根进入了他的视线，让他有了灵感：它有个鼓鼓的肚子，有几个弯曲的树枝，像不像一只山羊？

他觉也不睡了，拿起工具干了起来。

几个细长又挺拔的树枝做羊腿，圆鼓鼓的部位是羊的身子，两个弯根就是犄角了……站不稳当，再加个底座。

儿子被他的声音吵醒，问他，他也不回应，只埋头继续干活。

因为自己属羊，所以这只山羊就成了朱长明送给自己的礼物。他做了一个多月，一只前蹄跃起的山羊终于被摆到了桌子上。

有人说像，有人说不像，有人说太粗糙。朱长明可不管别人怎么说，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。

“相依相伴”

光有刀斧、锉子和铁刷子不行了，朱长明又置办起家什，角磨机、手电钻、各式刻刀……

他也在不断摸索中，逐渐掌握了雕树根的工艺，知道鲜剥法和浸泡法有什么区别；知道如何用火烧加工出自然洞穴；知道怎样将凸面加工成瘤状。

雕树根是体力和技巧的结合，更有艺术细胞融入其中。朱长明就是靠着一份热爱，无师自通地明白了，如何以抽象、夸张、朦胧的形象体现树根的天然形象。

他还通过长年的试验，懂得了打磨、上色、调漆等工艺的技巧。

香椿、榆树、枣树、槐树、梨树，那些形状各异、千奇百怪的树根，在朱长明的手中变成了老鹰、老虎、麋鹿、猎豹、鲤鱼……

20多年，不管春夏秋冬，朱长明就这样与树根“相依相伴”。

他做出的根雕越来越多，从几十件到几百件，从几百件到上千件，两间屋子都装不下了。

为此，他特意腾空了原来的

找树根

朱长明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，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，直到年纪大了才闲下来。

朱长明性格开朗，爱说爱笑，喜欢文艺，但他在上学的那个年代，根本没有机会发展自己的爱好。

50多岁的时候，一次偶然的机，让朱长明开启了根雕之路。

那年冬天，正值农闲，村子里有户人家刨树，刨出了一个一米多高的大树根。朱长明溜达时正好看到，不禁心头一喜。

他征得主人同意，骑着自已的小三轮车，把树根拉回了家。到了家，他小心翼翼地把老树根卸了下来，放在院子里琢磨起来。

那时他对根雕一窍不通，但每次看到那个大树根，心里就不禁在想，这个大树根能做个啥呢？

从那以后，找树根就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。每到冬天，只要忙完地里的农活，朱长明就会骑上小三轮车，满村里转悠。

时间久了，他不满足于在自己村子里捡。他以本村为圆心，开始跨村转悠树根。

见到干活的村民，他就套近乎，问问人家有树根吗。人家都称他“怪老头”。

进村后，他的眼睛专看人家柴火垛、猪圈旁、墙根处……看到树根，他两眼放光，就像看到了宝贝。

冬天风硬，朱长明的手被冻得裂了口子，他不在乎。有时村民把他当成收破烂的，他也不在乎。

久而久之，附近村子的人都知道，后屯村有个爱捡树根的朱老头。

有些热情的村民，知道了他的爱好，就会在自家刨树的时候给他留着树根，攒够了，就给他打电话。

找树根、搬树根、刨树根、扛树根……自从有了这兴趣，朱长明的身上，总是沾满了尘土。

自从老伴去世后，他就更心无旁骛，一头扎进了木头的世界。

吃饭时也在琢磨

香椿树根、榆树根、枣树根、槐树根、梨树根……他见啥要啥，大小不挑，来者不拒。

树根扛回来，最重的活还在